

11.08

開化文史資料
88

第三輯



审 定 余 钧

刘益刚

潘玉光

张德超

夏锡畴

汪 午

顾 问 郑祖范

韩章训

责任编辑 洪根达



一九四七年二月叶长庚同志任东北民主联军黑龙江军区司令员时留影。第二排（坐）右二为叶长庚同志。

一九五〇年初叶长庚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副军长时留影。

前排右二为叶长庚同志。





左：陈鼎丞先生

下：陈鼎丞画“芦花鳊鱼记”



滄海六鰲觀氣象

青天一鶴見精神

八十人陳鼎丞

陳鼎丞
畫室

丁卯二月

陳寶琛題

上：陈鼎丞八十岁所书赠联

左：陈宝琛题“陈鼎丞书画室”

开化文史资料第三辑 目 录

“从脚夫到将军”

- 叶长庚回忆录节选……………文史办公室 (1)
- 吕师长喋血许昌城……………李自端 (70)
- 缅怀祖父叶左文……………叶彦谦 (72)
- 先大父陈鼎丞行略……………陈友纪 (81)
- 忆陈鼎丞老师……………江申甫 (86)
- 陈鼎丞先生二三事……………陈文炳 陈福印 (92)
- 先祖父龚壮甫百年祭……………龚瑞荣 (96)
- 国画史家汪子豆……………郑祖范 (101)
- 钟峰书院点滴……………詹光鼎 (111)
- 省立浙东第一临时中学……………夏国正 (113)
- 难忘开化的同窗同志……………汤之驹 (117)
- “贤母良师”汪国香……………夏锡畴 (125)
- 詹咸熙从教事略……………汪 午 毛 翔 (128)
- 栽桃育李吐芬芳
- 开化中学今昔……………詹 钦 (131)
- 实验小学史略……………郑祖薇 (134)
- 回忆华阳小学……………毛 翔 (138)
- 开化县人民医院简史
- 附：县医院外科的发展……………本会整理 (142)
- 虹桥区医院的回顾……………吴培荣 (150)

池淮今昔……………胡永宽 胡 东 (153)

睦邻爱乡、治病救人

——缅怀先父程道生……………程 騄 程 政 (156)

开邑古木与珍稀树种……………郑民荣 (162)

县木材流通概述……………黄心耕 叶授希 (166)

开化木商在杭州……………何永德 (168)

为山乡做几件好事的饶子圭……………谢梦南等 (171)

饮誉世界的我县传统出口产品……………刘益刚 洪根达 (174)

开化县近百年大事记……………文史办 (177)

图片四页：叶长庚将军 正背面共 4 幅 (扉页后一)

陈鼎丞先生 正背面共 4 幅 (扉页后二)

编者按：叶长庚同志出生于开化县中村乡西坂，幼年随父母去桐庐。建国后，叶老在江西任职期间，曾多次来开化探亲，并为《纪念开化建县一千周年》撰写回忆录，现将《从脚夫到将军》中有关内容节选刊出，以飨读者。

从脚夫到将军

叶 长 庚

一

一九二六年六月的一天，因本村有一家姓陈的大地主，他有个弟弟，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大官，前些日子在广东打仗负了伤，他哥哥来看他，让我当脚夫挑担子来到韶关。那时，正赶上国民革命军大力扩充兵员，我很顺利地参了军。招兵登记处发给我一套灰布单军装，三块银元的津贴费，把我编进了国民革命军二军五师十三团机枪连当战士。从此，我这个山沟里跑出来的穷脚夫，开始了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

一个月后，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我们部队从韶关出发，经江西赣州、吉安、抚州，一路追击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孙驻江西的部队往浙江方向溃退。我们稍事休整，即由南昌出发紧跟尾追，转战于浙江、安徽、江苏，直逼南京城。

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名城，文化、经济繁荣，水陆交通便利，是北洋军阀在江南一带的统治中心。南京守敌张宗昌，率重兵把守。他的部队中还有一支白俄部队。城的四

周，是一道十多米高、五米多宽的古城墙，城墙外面是一条一丈多宽、一丈多深的护城壕沟，壕沟里有半沟水。北阀军逼近南京城，首先分头肃清城外牛头山、狮子山、紫金山上各据点之敌，我所在的机枪连奉命攻打牛头山固守之敌。

牛头山，山虽不高，却凶险陡峭，山上巨石累累，树木葱茏。敌人约一个连的兵力，占据制高点，修了水泥碉堡，山上挖了半人多深的单兵交通壕。发起进攻之前，我们来到山下一条干涸的小河沟里，等待两个步兵连从两翼发起进攻，我连从正面佯攻，用机枪实施火力支援。

这时，我正坐在一块石头上清理机枪子弹，连长张志平来到我的身边，开口问道：“叶根根，你会不会打枪？”

我被问懵了，一时不知他的用意，便说：“我是机枪射手，哪能不会打枪！”

张连长笑了，说：“我问你会不会打步枪？”

我说：“步枪也会打。我的家乡是山区，我经常上山打猎，我还打死过野猪呢！”

“打得准不？”

“八九不离十。”

张连长从勤务兵那里要过一支步枪，指着山上说：“来，你看，山上的敌人在交通壕里走来走去，目标很大。给你一支步枪，五发子弹，看你能消灭几个敌人。我用望远镜给你观察。”

我接过步枪，知道张连长这是有意吸引敌人，麻痹敌人，同时也考一考我的枪法。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里离山顶足有四五百米，又是游动目标，弄不好就会放空枪，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不过，我参军前的确经常上山打猎，心里多少也有

点底，不至于太献丑。于是我端枪迅速压上子弹，选择了一个高土坎卧倒，屏住呼吸，举枪向山上的敌人瞄准。

“砰！”枪声响了，山上的敌人不知子弹飞来何处，先是惊慌失措，然后四处躲藏。我抓住时机，连连瞄准，稳扣扳机，子弹呼啸着飞向敌人……

“好，枪法不赖！”张连长放下望远镜，高兴地对我竖起大拇指，夸赞道：“头一枪打高了点，后一枪又低了点，中间三枪打倒了三个敌人。好，你及格了，从今天起，我升你当一班副班长。”

我被他说得心里美滋滋的，也吹呼起来：“连长，不瞒你说，这支枪我一下还没摸准，摸准了，这五发子弹保准撂倒它五个！”

张连长倒没在意，他念叨着我的名字，忽然说：“我给你改个名字吧，干脆取个谐音字，叫长庚。‘长庚’是天上的一颗星，太阳刚落山，它就在西边天上出现，又明又亮，叫做‘长庚星’，你就叫叶长庚吧！”

我从来不知道人的名字还有什么讲究，既然连长认为叫长庚好，那就叫长庚吧。从此，我改名叫叶长庚。

南京外围据点接连被扫清之后，敌人纷纷撤往城里。紫金山之敌溃退至南京大南门，我们紧跟追击，追至雨花台时，溃逃的敌人、马匹、车辆拥挤在一起，道路堵塞，进退不得，我们迅速架起机关枪，对敌群猛扫，敌人纷纷倒地，死伤近万人。在北伐各路大军的勇猛进攻下，南京守敌迅速土崩瓦解。

国民革命军里的军、师、团、连都没有党代表，多数党代表是共产党员。二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我们十三团

的党代表是彭鏊同志。一天晚上，彭鏊党代表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一次党的秘密会议，共有九个人参加，张志平连长让我在外面站岗放哨。

开会地点在一排平时很少有人来往的空房子里，彭党代表走到门口，看了看我说：“我们去屋里商量事，你要放好哨，要是有人走来就咳嗽一声。”我点头答应。

彭党代表进屋后，我持枪警惕地守卫在门外，密切注视周围的动静。我心里想，屋里开会的人大概都是共产党员吧？彭党代表、张连长是好人，看来共产党里面都是好人。可既然是好人，为什么还要背着人到这里来秘密开会呢？

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彭党代表他们从屋里出来，彭党代表走到我面前满意地说：“你的任务完成了。记住，要是有人问你，你什么也不要讲，就说不知道，要保守秘密。”我向他保证说：“彭党代表，请你相信我，我晓得你们都是好人，我不会给你们坏事的。”

我们在南京住了七天，继续挥师北上至安徽蚌埠，又打了个胜仗，然后经凤阳、铜陵至黄梅，由黄梅乘船沿长江上行，辗转来到武汉，我团驻防在汉口靠近长江边的一座兵营里。

当时的武汉，急剧动荡，革命和反革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正在酝酿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由于形势紧张，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迫秘密转移到地方去搞革命工作，我团党代表彭鏊同志到武汉农民协会工作去了。一次，我去汉口神山农民协会参观，回来的路上碰到他，彭党代表亲热地拉我坐在路边的草地上，先是问了问革命军最近的一些情况，然后真诚地对我说：“你出身好，思想进

步，打仗勇敢，会很有出息的。可你要懂得为谁扛枪，为谁打仗。你要记住，要革命就要跟着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工人、农民最信得过的党，她领导穷人闹翻身，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我急切地问：“共产党在哪里呀？我怎么看不到呢？”

彭党代表说：“共产党由许多党员组成，国民革命军里就有许多共产党员。不过，现在共产党已被迫转入秘密活动，所以，你平常就看不出喽！”彭党代表的一番话，使我更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

一九二七年四月间，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地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无数烈士的鲜血染红长江两岸，浦江滩头。在武汉，汪精卫积极配合蒋介石，搞蒋汪合流。一时间乌云笼罩，血雨腥风，中国革命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

在这风云突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严峻时刻，我如同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迷失了方向，在风浪中漂泊。

二

一九二八年春，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领导了弋阳、横峰暴动，成立了土地革命军，坚持走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井冈山道路。各地纷纷成立的农民革命团，武装镇压恶霸地主，打击土豪，烧毁契约，没收粮食，平分土地，革命斗争的形势如火如荼。

赣东北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吓得蒋介石惶惶不安，慌忙调集军队，对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三次围攻。我

所在的国民党第十五师奉命调到江西景德镇驻防。队伍从常德出发，乘船沿沅江经华容、九都至岳阳，由洞庭湖至武昌，沿长江而下，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抵达景德镇。

到景德镇没几天，我到街上买东西，忽听背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身穿蓝布褂，扎着白头巾，一身当地老表打扮，面带笑容向我走来，象熟人见面似的跟我打招呼：

“叶班长，辛苦了，你大概不认识我吧？”

我仔细打量了他一下，摇了摇头。

他自我介绍说：“我姓徐，在一家瓷窑当釉画工人。叶班长，我想跟你交个朋友，今日你要有空的话，我想请你到茶馆里喝碗茶，不知叶班长肯不肯给面子？”

我感到有点为难，去吧，我对他以前并不了解，初次见面，谁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不去吧，人家盛情相邀，一口回绝，面子上有点说不过去。我正在犹豫不决，姓徐的象看出我的心思，说：“叶班长，你尽管放心，我跟你们罗营长是好朋友，你的一些情况，还是他说给我听的，对你们罗营长你还不了解吗？”

我一听他跟罗营长是好朋友，心中的疑虑顿时消除了大半。罗营长名叫罗志环，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为人正直，主持正义，对穷苦士兵体贴爱护，从不要威风摆官架子，这在国民党的军官中是比较少见的。我和几个穷苦士兵，平时经常到罗营长家去玩，心里有话也愿意跟他说。既然姓徐的跟罗营长是好朋友，那就不是什么坏人。于是，我和他一块来到当街的一家茶馆里，他叫了茶点，我俩边喝茶边交谈。姓徐的很健谈，也懂得很多进步的道理，看样子是个办

事利落、善于结交的人。由于初次见面，我们互相谈了各自的一些情况，就分手了。从那以后，我俩就算交上了朋友，经常见面交谈，关系越来越密切，谈话推心置腹。不过，姓徐的跟罗营长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跟我交朋友，我也没有弄清楚。我曾问过罗营长，罗营长冲我微笑着说：“这个，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只要两个人合得来，就可以交朋友呗！”

其实，日子长了，我渐渐也看出了点眉目来，姓徐的说是瓷窑的釉画工人，可我从没见过他在哪家瓷窑上过班，也没有固定住处，行动有点神秘，我猜想他大概跟方志敏的红军有联系，也许是做地下联络工作的。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他可忙哩，很少碰到他的面。问他，他含含糊糊地说：“这些天我和别人合伙做生意，进山贩点山货。”我话中有话地说：“可是一笔大生意吧？恭喜发财！”姓徐的笑了。

一天晚上，已经十点多钟了，罗营长忽然把我叫到他家，说：“叶班长，我这里有一样东西，想托你今天晚上送给徐师傅，我已经跟他约好，让他在大操场南边的小树林里等。”说着，把一包用麻袋片包扎得严严实实的东西交给我。

我用手提了提，沉甸甸地有几十斤重。我问：“是什么东西？”

罗营长摇摇头说：“，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是徐师傅托人弄的，让我转个手。”

我知道这不是实话，就说：“营长，你不说，就是拿我当外人，不相信我，那我不送，你另找人好了。”我把那包东西放在地上。

罗营长了解我的脾气，知道瞒不过，悄声对我说：“实

话告诉你吧，是一把花机关！你可要绝对保密，走漏风声，是要杀头的！”

我吓了一跳，问：“姓徐的要枪干什么？”

罗营长说：“那谁知道，反正，他是个买卖人，什么能赚钱就弄什么。快走吧，不然姓徐的就等急了。”

我扛起花机关枪，从罗营长家走出来，拐过两条僻静的小巷，来到郊外离兵营二里路远的大操场边上，漆黑的夜色中，姓徐的从小树林里走出来，接过花机关枪，高兴地低声说：“叶班长，多谢你了。”说完他没有逗留，转身往树林中走去，消失在黑夜中。

这以后，我又从罗营长那里给姓徐的送去八支步枪、两支驳壳枪，对罗营长和姓徐的有了进一步了解，我肯定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跟方志敏的红军一定有直接联系。

又过了一段时间，姓徐的直接找到我，说：“叶班长，我想请你帮个忙，不知你肯不肯？”我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会尽力帮忙的。”他说：“有人想托我弄一些子弹，我又不是背枪的，哪里去弄这东西，只有求你了，不知你给不给面子？”我一听这次要我给他弄子弹，有点犹豫了。心想，私自盗卖军火，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被上面查出来，是要军法从事被杀头的，姓徐的肯定不是弄枪弄子弹去做买卖的，那他说的“有人”到底指谁？是指共产党、红军吗？如果是他们需要子弹，我倒是愿意冒险帮这个忙，如果不是，可不愿意去冒这么大的风险。于是，我单刀直入地问：“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讲实话，这子弹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要吗？”他微笑着向我点点头，说：“我也不必瞒你了，我看你这人很忠实可靠，够朋友，就对你实说了吧。我不是什

么糊画工人，我是方志敏领导的红军队伍的交通员，这子弹就是红军要的。”我这才明白了姓徐的真实身份，顿时解除了心中的疑团，说：“方志敏的红军我早就听说了，是穷人组织起来的队伍，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这个忙，我该帮。”我爽快地答应下，问他：“要多少？”他说：“多少不限，当然是多一些好啦！”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乡在团部仓库保管弹药，我让他偷偷给我搞一些子弹，开始他有点害怕，经不住我再三央求，他终于答应了。过了三天，他交给了我五百发七九步枪子弹。我跟姓徐的约好，还是在大操场边上交货。

这天晚上，我把子弹装在几个布袋里，悄悄离开兵营，来到大操场边上，姓徐的已经等候在那里，我把子弹交给他，他连声向我道谢，低声说：“你可真帮了大忙呵，山上正需要子弹呢！”他把子弹装进一个布背褡里，然后从腰包里掏出五十块钱给我。我可没料到他会给钱，执意不要，说：“为共产党办事，我一分钱报酬也不要！”姓徐的坚持非要我收下不可，说：“你也是穷苦出身，当兵剩不下钱，这几个钱你寄回家去添补一下。”我俩推来让去好一会，后来他生气地说：“这钱你要是不收下，从今以后咱俩没来往！”我见他真诚的样子，只好把钱收下，并答应以后想办法再给他搞些子弹。

一九二八年旧历年前，我们移防到江西吉安。移防前，我去找姓徐的，但他已经到山上方志敏的红军队伍中去了。

其时，吉安、泰和、万安、安福等数县农民纷纷闹暴动，各村土豪劣绅告急，要求国民党军队“清剿”，制止农民闹暴动。大年三十这天上午，我们连从吉水县的富田村出

发，来到一个叫枫树坪的小山村。

枫树坪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村里有一家地主，其余的人家都是佃户，生活十分贫苦。我们进村时，正赶上村里的佃户闹暴动。他们手持刀枪棍棒，一齐拥进地主的家门，没收了地主的财产，焚烧房契地契，敲锣打鼓，分衣分粮，男女老幼喜笑颜开，一派欢腾景象。我们一进村，村子里顿时慌乱一团，闹暴动的佃户纷纷跑到村后的树林里荫蔽起来，剩下的老人小孩关门闭户，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我们班来到村西头时，忽然发现有六个臂带红袖章的暴动队员，没有来得及撤出，躲进一间破旧的草屋里，被我们班的几个士兵堵在屋里捉住了。

当我走进草屋的时候，这六个暴动队员已经被捆绑起来，正准备押往连部。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汉子，脸上露出愤怒的神情，身上衣衫破旧，缀着一块块补丁，一看就知道是些地地道道的庄稼人。我心里暗暗盘算，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穷苦人，被土豪劣绅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暴动，要是把他们交到连部，说不定立即就会遭到杀害，那他们真是死得冤枉；要是不报告连里，万一被查出来，我落个“私通共匪”的罪名，怕性命也难保。想来想去，我也顾不得许多了，总觉得自己是穷人出身，心里早就向着共产党，不能昧着良心去做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穷苦人的亏心事。于是，我把心一横，上前动手给六个暴动队员松了绑，让他们把臂上的红袖章摘下来，藏在墙壁的夹缝里，然后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都是穷苦人。我也是穷苦人。我们班的弟兄们也都是穷苦出身，被生活逼得没活路才出来当兵扛枪混饭吃。咱们穷人帮穷人，从现在起，你们就跟我一